

《金瓶梅词话》“香”叙事探究*

史小军, 田先红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香”是《金瓶梅词话》中典型的功能性物象, 容量丰富, 兼有观赏、熏燃、入食、入药以及宗教祭祀等多种用途。作者精心选用香气、香物描写日常生活, 记录晚明社会纵情享乐的社会状况, 并以此编织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增强了全书的历时性与真实感。中国古典小说自《金瓶梅词话》开始才大篇幅地以香叙事, 这对《红楼梦》等后世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金瓶梅词话; 世情小说; 香叙事; 叙事意向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3)01-0106-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1.012

在《金瓶梅词话》^①(以下简称《金瓶梅》)的叙事中, 兰陵笑笑生以物质的香为基础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香气世界, 描绘了晚明的用香图景, 展现了芳芳馥郁的社会氛围。学界对《金瓶梅》的“香”描写已有一定的关注, 如严小青通过各类用香现象来阐述明代社会用香之风, 并深入分析其成因机制及审美性、价值性、暗喻性等表现特征^②, 也有学者从宗教仪礼、饮食文化等角度进行观照。整体来看, “香”作为晚明社会风气的缩影式符号, 在《金瓶梅》中有不可替代的文学文化价值, 但学界研究却相对零散。有鉴于此, 本文以实物的“香”为基础, 从嗅觉的“香”出发, 分类归纳和系统整理《金瓶梅》香叙事的基本情况, 探讨其特征、功能及文化内涵, 在与《红楼梦》的比较中确立《金瓶梅》香叙事的小说史意义。

一、《金瓶梅》香叙事的文本概况

关于香的概念《辞源》中有如下解释:“凡草木有芳香者皆曰香。”^③这是辞书对“香”较明确的定义, 指纯粹天然的香料类物质散发出的芬芳气味。宋代陈敬《新纂香谱》有言:“然香者一也, 或出于草, 或出于木, 或花, 或实, 或节, 或叶, 或皮, 或液, 或又假人力而煎和成。”^④可以看出, “香”包含香料和气味两方面, 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 其内涵向着精神层面拓展, 所谓“香气养性”, 人们从享受嗅觉的香味转变为追求审美的愉悦。本文所研究的“香”是指以嗅觉感官为基础而生发的系统性文化实践, 包括香的物质来源、本质属性、叙事意义等。与西方叙事学对一般结构规律的研究不同, 我们主要关注“香”在情节描写、人物塑造、审美特性及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独到运用与深远意义。

据笔者统计, 《金瓶梅》涉及香事、香物、香气达上百处, 主要包括植物香(48种)、饮食香(54种)、药物香(49种)、香料(11种)。全书以现实主义结构全篇, 香气的表达依托上述实物, 主要来源于花草、饮食、药材以及香品等类, 与香事、风俗、节气等生活实际紧密贴合, 内涵丰富, 用途多样。

(一) 香的用途

人们对香的感知首先是从嗅觉出发的, 通过美好的气味来愉悦感官, 调节身心。《金瓶梅》作为世情

* [作者简介] 史小军, 男, 陕西岐山人, 暨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研究; 田先红, 女, 四川乐山人, 暨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研究。

①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② 严小青. 《金瓶梅》与明代用香之风[J]. 明清小说研究, 2014, (1): 111-122.

③ 辞源: 第4册[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3439.

④ 陈敬, 严小青. 新纂香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1.

小说的开山之作, 紧贴明人生活, 处处写香用香, 展示了其多样用途。

一是薰香, 主要包括室内薰香、随身佩香两种。香对起居环境有着祛味、净化、增香、取暖等各种作用, 故室内薰香是中国用香的一个重要传统, 所谓“金炉半夜起氤氲, 翡翠被重苏合熏”^①, 书中时时可见“浓薰绣被”之举, 李瓶儿被窝里的银香球即起到这一作用;《遵生八笺》载有炷暖香:“云溪僧舍, 冬月客至, 焚暖香一柱, 满室如春。”^②书中宋惠莲在藏春坞点棒儿香取暖便属此类。随身佩香也颇为多见, 如香囊、香袋、香带、汗巾等都是便携香物, 既可粉饰外表以图美观, 又能散发香味以增气质。在此基础上, “香”也衍生为美妆、洗护物品, 如来旺儿送孙雪娥的杭州粉、胭脂以及西门庆用的茉莉花肥皂等。

二是饮食用香, 这主要集中于茶、酒和调味香料几类。《金瓶梅》中诸如花、叶、果、蔬乃至调味品等皆可入茶酒, 菜肴中也屡屡可见, 这不仅与市井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紧密相关, 还是其所记述的人情世界中一种重要的、典型的社会文化。

三是药物用香, 中国古代很早就将花草香木剪枝晾晒并炮制成药, 用以防疾, 形成了上千年的香药历史和深厚的中医药文化。《金瓶梅》中药材丰富, 不过真正具有效用的药物、药方十分有限, 大部分医者在能力与道德两个层面都未达到应有水准, 也无法真正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药传统。虎狼之药、无用之药占据了较多篇幅, 推动了人物的死亡进程, 同时也具有比较特殊的情节意义。^③

四是宗教与祭祀用香。古人认为香可以“离秽”, 用来供奉祖先与神灵会有无上功德, 如宋代陆游曾作《修香》:“空庭一炷, 上达神明。家庙一炷, 曾英祖灵。”^④明确记载了祷告、祭祀等传统仪礼中“香”的应用。明代宗教文化盛行, 这自然成为《金瓶梅》写“香”的一个重点。除了在拜斗、打醮以及上香等过程中充当沟通天人的媒介外, 宗教和祭祀用香还会营造出一种肃穆严谨的氛围, 使人的渺小暴露无遗。不过, 很多时候人们也并不在意香火到达的具体“地点”, 只要可以成全其心愿即可。

以上四种是《金瓶梅》中较为常见的用香方式。此外, 香也可以用于人情往来, 如书中共写到5次订婚茶礼和人情茶礼;还可以是制作成各类器物的原料或涂料, 如写作疏文所用的“龙香剂”, 出行乘坐的“七香车”等。可见, 香料或贵或贱, 充溢于人们的日用之中, 为生活做了点缀。

(二) 香叙事的基本特点

首先,《金瓶梅》的香描写贯穿始终。全书篇幅长达百回, 内蕴丰富, 相较而言, 香并不是一个被集中表达的物象, 但通读全文却能发现它容量颇大, 且全程参与叙事。尽管从回目上看全书一百回中只有第八十回回目“陈经济窃玉偷香, 李娇儿盗财归院”^⑤带有“香”字, 但内容上明确关涉“香”的文字表述和情节却高达九十七回。如第五十二回题名为“应伯爵山涧戏春娇”, 写应伯爵转过木香棚到藏春坞偷窥, 又借香茶调趣, 西门庆则在马缨花下溺尿, 作者利用香物来使人物行为自然过渡, 香花美景成为活动舞台的装饰性设计, 与人物所做的苟且龌龊之事形成强烈对比, 尽管园中香物满布、香气弥漫, 也根本无法遮蔽腐朽糜烂的生活气味。

其次,《金瓶梅》所展示的香类型多元。前述所总结的植物香、饮食香、香料、香药等基本满足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也展示了时代审美观、价值观的转变。一方面, 一种香物往往气味百变、兼及五官, 并根据形态、用法、搭配等多方面区别来延伸使用场景,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物品;另一方面,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日渐勃兴, 各种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 人们对物质享受的狂热追求, 使香的原有面貌发生了一定改变:传统文人用香偏雅致, 古代女子用香重容饰,《金瓶梅》兼而有之却又变本加厉, 香不仅成为人们攀比炫富的标志, 有时甚至还充当猎艳的工具、害人的帮凶, 可见部分群体的审美观念、价值观

① 全唐诗 [M]. 增订本. 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8852.

② 高濂. 遵生八笺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 2019: 289.

③ 史小军, 王舒欣. 论《金瓶梅词话》的药物叙事 [J]. 学术研究, 2021, (3): 167-176.

④ 刘幼生. 香学汇典 [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 764.

⑤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1391.

念等已经明显扭曲,这正是过度膨胀的欲望在作祟。

总的来说,《金瓶梅》中的香来源丰富,种类繁多。从皇室权贵到官僚富商,从文人墨客到普通百姓,几乎人人用香,这些素材为香叙事文学功能和文化意蕴的阐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瓶梅》香叙事的文学功能和文化意蕴

“功能性物象是指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与情节等层面起贯穿性连缀作用的具体物品。这一类物品可以作为小说叙事要素与结构成分的联结因素,也可以成为情节的核心内容与发展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小说人物的塑造与主题的表达,具备丰富的象征义和暗示义。”^①《金瓶梅》中香气及香物作为功能性的物象,用途多样但并不集中,基本是以点缀的形式散布全书。这种细密穿插的写法体现了兰陵笑笑生对素材的精心挑选与整合,使《金瓶梅》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氛围,在明代众多小说中脱颖而出。

(一) 文学功能

芳香气味及各类器物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文学功用,它们既从侧面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阶级地位,又熔铸在环环相扣的情节之中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历时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明代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是对当时社会与家庭氛围的缩影式展现,具有突出的文学功能。

1. 贴近世俗,塑造人物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之一,《金瓶梅》书写世俗人生,一切社会现象与规则都以人为中心。作为香的积极使用者,人们对香气的偏好、对香物的使用从侧面强化了其形象塑造。

首先,香的价值不同,契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权势及财富。西门庆由商而官,在前半部书中可谓一路“平步青云”,其生活处处离不开香气熏染。从住所上看,第十九回西门庆扩建花园,所列花草名目共23种,有“四时有不卸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②,更兼家中常年“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③,香气浓烈馥郁;从饮食上看,家中大小宴饮接连不断,龙涎宝鼎、飘香茶酒、精美器具等都是营造盛大场面的重要配置,香料、香茶、香酒等也常常作为礼品被往来收受,虚假又脆弱的世故人情正是依靠这纸醉金迷、推杯换盏的形式才得以维系;从日用上看,“香焚兰麝”“异香喷鼻”等是常态氛围,随身携带的香盒是“银穿心、金裹面”,夜间薰被用的则是银香球。相比之下,普通家庭的用香描写便没有那么频繁细致,偶尔使用也多与西门庆有关。

其次,香的气质有别,贴合不同人物的审美差异与个性情趣。与传统作品高洁雅致的审美取向不同,兰陵笑笑生着力把《金瓶梅》打造成“俗”的文学,因此人物在审美情趣上与“雅”是大相径庭的,这从对香气、香物的喜好与使用上可以见出。如西门花园看似花草丛映,香气满园,实则没有严密的逻辑和精心的架构,杂卉与名品并列,高大树木与低矮灌丛共生,盆景也杂入其中,呈现出零散铺排之感,气味杂乱,反映了主人自身审美与品评能力的欠缺。又如明代后期真正的饮茶人对茶艺的要求颇为严格,崇尚紫砂壶或瓷质茶壶,喜用白瓷或青花瓷盏。《金瓶梅》中,西门庆等人虽然努力紧跟风雅时尚,但是其并不侧重茶酒本身的芳香,而是着眼于外部器具,其间各种描金镂彩的细节暴露了人物奢靡世俗的品位。

再次,香的用途各异,符合不同人物的角色定位。以女性群体为例,吴月娘是一个恪守妇道、企盼子嗣的家庭正妻形象,故“种子灵丹”与“烧夜香”是其用香偏好;潘金莲是一个欲望强烈、行为乖张的出格女性形象,砒霜用来谋害人命(药鸩武大郎),胡僧药又过度激发欲望(鏖战西门庆),“红花一扫光”则用于解决滥交的后果(打胎);李瓶儿形象则前后不一,内外矛盾,有关她最经典的回目は花木丛深处“私语翡翠轩”,身上笼罩最久的是药香。春梅以花为名,天生傲骨,西门庆死后整个家庭陷入“寒冬”,她却像梅花一样迎时而开,释放馨香,迎来崭新人生;仆妇之香则大多廉价外露,宋惠莲“三四个木樨桶子带在身边”,王六儿总是在家中插着棒儿香等待西门庆,如意儿则在李瓶儿的房间“浓薰绣被”,

① 李鹏飞. 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J]. 文学遗产, 2011, (5): 119-128.

②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258.

③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488.

她们抓紧一切机会培养气氛, 索要好处, 其香味典型地表现出短、浓、劣的特点。其他诸如妓女、僧尼、帮闲等角色均与香气有着不同关联, 世间众生相在兰陵笑笑生笔下得到真实细致的展现。

2. 草蛇灰线, 推演情节

长篇叙事文学中, 冗长的故事线和庞杂的结构内容需要依靠纯熟的手法才能得到妥当安排, 兰陵笑笑生巧妙地以“香”来笼罩住一个家庭, 向着官场、商场作网状延伸, 步步埋留由盛而衰之迹, 引导读者从“宿命论”的角度去见证世事变迁, 以时刻警醒和反思。

植物香的运用暗喻了部分情节发展, 有时作为人物行事的既定信号, 有时也以花来喻人、喻物、喻事。如荼蘼是春季末的花, 其盛放意味着春天的结束, 所谓“开到荼蘼花事了”^①, 在西门庆上升势头正猛之时突现此花, 寓意不佳。第四十八回潘金莲勾搭陈经济, “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儿”“将那一枝桃花儿做了一个圈儿, 悄悄套在经济帽子上”,^② 这与西门庆死后二人屡次以木槿花树为遮掩进行私约的行为相合, 花成为传情的媒介, 花香则是增强刺激、渲染情欲的僚机。药香对于人物命运也有暗示。李瓶儿的一生与药结缘, 嫁与西门庆前因病相交于蒋竹山, 开的是生药铺; 嫁与西门庆时所言“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③, 正式开启了她的用药生涯; 产后失调, 丧子惹气后经血不止, 病症频发, 医生轮诊, 数药齐用, 终无济于事。有人称李瓶儿由“花瓶”而“药瓶”, 似也不无道理。同样与药相伴的还有西门庆, 依靠生药铺起家, 用牛奶、百补延龄丹等养生, 最后却被潘金莲以三丸胡僧药终结了他的性命, 药香是弥漫于他商业版图的初始气息, 也是萦绕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味道。宗教之香则在人物、情节等方面给出了相对明确的预示。吴月娘信佛, 常焚香听宣卷, 她在西门庆势盛之时听《金刚科》, 作者借金莲之口预警: “你家又不死人, 平白叫姑子家中宣起卷来了!”^④ 有西门家必然衰败之意, 也确与后文走向相符。

3. 语涉多面, 营造氛围

从生活日用到私房情事, 从人情世故到宗教仪礼, 随处可见香气的踪迹, 这种从嗅觉感官层面所产生的氤氲气味缓慢而充分地营造出不同氛围。

一是隐秘暧昧的情感氛围。晚明社会欲望风行, 整个社会对于欲求的直白袒露态度非前代可比。站在这一角度, “香, 常常是作为男女性爱的嗅觉氛围、主体的摄魂夺魄的切身感受来描写的。”^⑤ “棒儿香”是西门庆与不同仆妇(宋惠莲、王六儿等)暗度陈仓时的常见装备, “薰香澡牝”是书中女性准备“性事”的主要活动, 喷鼻香的葡萄架下那场公开裸露的性游戏本质上是半私密的个人取乐, 潘金莲、王六儿、林太太及如意儿身上的香疤则是西门庆俘获不同阶层妇女的见证。这些隐秘唯有“香”知道。

二是优渥闲适的俗世生活氛围。明代“香”彻底融入平凡生活之中, 常年充满“异香”的屋内陈设与四时不谢、八节长春的园林布景相辅相成, 构成了休闲的生活环境; 茶酒之香与各类游艺活动是际往来与闲时佐兴的良品; 各个节日的自然香与人为用香是人们世代情感的累积和汇聚; 宗教用香则是人们心中对美好、善意、解脱、和平、圆通的向往与自觉追求。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世俗生活氛围大多是和谐恣意的, 但此种状态下人的世俗欲望也更容易膨胀发展, 进而滑向无度的奢侈淫乐。

三是幽明缥缈的宗教祭祀氛围。在佛家和道家看来, 香往往是人们到达极乐世界的桥梁, 作为嗅觉的“香”逐渐成为宗教中超脱观念的代名词。香火、香烟是民众信仰的核心, 他们渴望以此媒介来沟通天神并获得反馈, 求子、求生、求死后超脱, 而这种哀切的恳求一定以进香燃香为初始。《金瓶梅》中突出展现了这种大环境氛围, 多处寺院、多座庙宇为丰富多样的宗教活动提供了场所, 而且这些地点在书中还是权贵富豪的后备香火院。如西门庆与玉皇庙有不解之缘, 总是在此打醮、寄名等, 周守备家则与永福寺关系密切。各阶层民众普遍认为默许的心愿能够通过这种大方的、虔诚的方式得到实现。

① 谷一然. 千家诗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57.

②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715.

③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273.

④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779.

⑤ 王立. 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 2008: 311.

兰陵笑笑生根植于明代社会生活,其叙事的真实性正有赖于这些细枝末节的文字,再辅以精心建构,才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切而生动的明代社会。

(二) 文化意蕴

《金瓶梅》作为一部描写家庭、揭示人性的长篇世情小说,本身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蕴,从香叙事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全书阐发的女性、欲望以及信仰三方面问题。

1. 女性形象书写传统的转变

中国长篇章回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过程,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金瓶梅》《红楼梦》,女性角色逐渐登上小说的主舞台,而《金瓶梅》是最关键的转折点。兰陵笑笑生着力将女性与男性描写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切实地将女性融入世俗家庭与社会之中,实现了群体的突围,她们敢于大胆展露其个体思想与情欲观的变化,体现出女性意识的部分觉醒。同时,全书对女性的描写也从单纯刻画个体形象向注重打造家庭群像转变,作者从书名开始便向读者明确宣告了塑造女性群像的意识,并在实际描写中尽情展示了她们的动人馨香。书中凡写女性都芳香馥郁,如形容卖唱女是“兰麝降香”,众妻妾、丫鬟出门也“兰麝香飘”,其余诸如香腮、香云、香肩、香乳等均是女性香体的常见表达。作者以近似的话语来形容女性,“香”更多被视为一种附加条件,没有被过于凸显以致掩盖女性间的本质差别,读者可以从女性身上相似的香气中探寻不同,再由外到内去把握个体形象。

再回溯文学发展历史,被物化是女性摆脱不掉的宿命。《金瓶梅》表现出对这类内容的承继,如书中反复出现的“三寸金莲”是以女性小脚这样病态化的审美来满足文人变态心理;“妓鞋行酒”则将美酒置于女性绣鞋之中,纯冽的酒香与特殊的脚部气味融合,对嗅觉与视觉有着双重刺激,代表了时人的特殊癖好。这种取乐描写具有强烈的引诱和性暗示意味,再配合特殊场景以及隐晦语言的加持自然而然地营造出暧昧、玩味与情色的气氛。同时,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对于女性的规约非常严格,“男女大防”的传统加重了男性对于女性的好奇,经过文人的“易性”想象和欲望创作,就呈现为对女性香氛的反复描写和对女性行为的窥视与窃听。《金瓶梅》中,郑爱月儿房间的氤氲气味,李瓶儿被窝里的薰香银香球,王六儿家地上的棒香儿等等,表露了创作者窥探女性私密空间的内在愿望与无尽想象,这正是来自文人的特殊情趣。由此,《金瓶梅》一经问世便受到晚明大批文人的积极阅读、高度评价及广泛传播,袁中郎所谓“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①,除夸赞《金瓶梅》艺术描写的精妙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书符合了他们的部分心理。

2. 欲望表达的独特方式

女性之外,“香”其实更进一步地与人的原始本能紧密联系,“香味具有某种激发人类男性的生物本能的力量”^②,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之欲望挂钩,这必须要回到书中最直接的表达——性爱描写之上去。

一方面,兰陵笑笑生笔下的性事具有浓重的世俗气息,在“香”的使用上呈现出器具繁多、用料丰富、花样百出等特点,从香具、香料到用香,《金瓶梅》无时无刻不致力于发掘香气与香物在隐秘闺帷中的突出作用。器物上,性爱之“香”是以情趣香物和药物为主,用以提高性事活动的质量,丰富床帏情趣。而众多春药之中,胡僧药是西门庆短暂生命中的一个独特转折,从第四十九回得药到第七十九回身亡,小小的粉红药丸贯穿始终,它的出现弥补了西门庆后期精力的不足,为其驰骋闺帷增添了最重要的筹码,却也埋留下了纵欲暴病的祸根,成为西门庆走上黄泉之路的催命符。香料使用上,书中常常利用一些香材的气味来营造气氛,愉悦感官。如李瓶儿于深夜“香薰鸳被”,宋惠莲为藏春坞点“棒儿香”取暖增春,连书童平日里都把“身上薰的喷鼻香”,这些均为西门庆的“临幸”做好了环境和身体上的重要准备。另外,一些特殊的用香花样记录了人物的变态心理,如“烧香疤”是以“爱”之名行虐待之实,带有施虐发泄情绪的性质。除了西门庆之外,书中第三十二回还提到董娇儿被张小官儿在“虎口火烧

① 黄霖. 金瓶梅资料彙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27.

② 王立. 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 2008: 310.

了两醮”^①，因此结束了包占关系。可见，此行为在纨绔子弟之流中一度流行，但作为受虐方的女性本身对此并不喜好，这从又一角度表露了封建社会男女之间兴趣、地位等方面的极大差异。

另一方面，以“香”为突破点，又能从一个较新的审美角度看待《金瓶梅》的欲望书写。我们熟知，《金瓶梅》的审美原则是审丑，通过对丑的描写来达到暴露的目的，但有时又陷入过于直露和无节制的泥沼，这也是它长期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香”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和作用，打破了读者的预期视野，使他们在阅读文本时能获得一定的审美享受，这对理解全书主旨、体味作者深意都颇有助益。

3. 宗教与民俗信仰的载体

《金瓶梅》对宗教、民俗文化的书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将生活的希望寄寓在神佛之上，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香”作为表白信仰、与神沟通的重要媒介。

《金瓶梅》通过对佛教、道教仪礼文化的描写展示了晚明时期国人的多神崇拜心理，这种对宗教和神灵的信仰主要还是出于对现世生命的补偿心态和救赎心理。进入宗教语境，“香”代表的是一种古老而又深刻的文化，它成为个人及社会表白信仰态度的一个重要路径，宗教场合的用香呈现出多样繁复、交织并存的典型特点，如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各种观念和心态。如吴月娘在夜间听诵宣卷时每每亲自焚香，是与僧尼接触最多、最为笃信佛教之人，书中重点记叙的烧夜香、上山进香等道教拜斗仪式也多以她为中心，烧香、进香、用香等的交替描写塑造出了一个符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贤妻良母形象。西门庆一直以来与玉皇庙相交甚厚，年岁时节中捐赠香仪、升官加子时香坛斋醮等均在此完成；原本毫不客气地辱骂薛姑子是“贼胖秃淫妇”，但一听到有成果可图，“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从此发心，方得易长易养，灾去福来”^②，便立即“心上打动了一片善念”，表示愿意按其所言拿出钱财以作造经印散之用。同回中永福寺长老劝说西门庆募捐，所谓“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③等言也大同小异。可见，书中所谓的信仰实际上处于一种较为混杂的状态，佛家的因果报应与道教的求仙长生并不相悖，人们甚至以二者中介，最终却仍然回归到儒家老一套的仕途经济、功名利禄上去，也就是说凡俗社会中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是充满现实功利性质的条件。

同时，民间信仰文化也在书中得到记录，以《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写“泰山进香”为例，明中晚时期涌现了大规模的“香社”，以碧霞元君为信仰中心，善男信女竞相朝圣，一时香火不断，热闹非凡，甚至形成独特的“香市”。明代时昭庆寺曾有盛况：“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④香物丰富，人潮拥挤，各方来客络绎不绝，展示出香货市场火热的贸易场景。《金瓶梅》中也有对香物类型繁多、货物买卖兴盛之象的记录。如第十六回写西门庆“把李瓶儿床后茶叶箱内堆放的香蜡等物，都秤了斤两，共卖了三百八十两银子”^⑤；第二十七回提到“经商客旅，经年在外，贩的是那红花紫草，蜜蜡香茶”^⑥；第六十七回写孟锐“往川广贩香蜡”等。香蜡货物贸易交代了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这正有赖于整个社会民俗习惯的养成与不断发展，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对时代事物及其变迁的如实记述。明代后期官方用香政策的不断放松，典型地体现了民间信仰文化的巨大力量。

三、《金瓶梅》香叙事的小说史意义

《金瓶梅》问世之前，还没有哪部小说如此自然客观且大篇幅地展示过社会用香的丰富状况，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面的文学意义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借鉴。此处仅以《红楼梦》为代表，分析《金瓶梅》香叙事在意象、主体、风格上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及启迪作用。

（一）意象选择

《金瓶梅》与《红楼梦》共同展现了明清社会的用香盛况，并在“香”的种类、数量以及用途等方

①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463.

②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886.

③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880.

④ 张岱. 陶庵梦忆 [M]. 淮茗, 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27.

⑤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220.

⑥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 校注. 台北: 里仁书局, 2020: 385.

面展现出较高度的重合,体现出意象运用上的思维共性。

自元代戏曲开始,花园意象便得到运用,至明清世情小说更将其作为叙事的主要舞台之一。花园是呈现“香”的重要场所之一,其兴废常常与整个家庭、家族的命运深切关联在一起,这是《金瓶梅》启迪《红楼梦》最为直接、最为外在的一个角度。园间,各类植物花卉等具有丰富的意蕴,不仅是小说写家庭、宅院时的常用意象,更与季节、物候等要素综合起来,成为故事发展线索的一个重要参照。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庭院内部景致的繁盛与人物的安逸享乐、权势地位的不断攀升等明显呈现出同向发展,作者们在高墙累筑的宅院中构建出一个私人花园,使之成为内外、邻里之间联系的一个渠道。后期故事发展逐渐走向下坡路,随之显现的便是花草衰败、庭院荒芜、香气全无之态,《金瓶梅》第九十六回描写旧时的花园山子时描述道:“垣墙欹损,台榭歪斜。两边画壁长青苔,满地花砖生碧草”^①。此时西门家已经树倒猢狲散,与春梅的优越处境相比,月娘等人的生活层次明显下降,配合着家庭败落、人员离散的实际境况,西门花园中荒凉寥落之感也油然而生。再观《红楼梦》,贾府没落后大观园的破败景象正与春梅游旧家池馆时如出一辙,第一百零八回写道:“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②以往莺莺燕燕、芳香环绕的庭园此时人迹罕至、草木萧条,早已不见当初盛况。

(二) 主体选择

前文提过,香与女性的书写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女性对香与美有着与生俱来的偏好。明清时期社会女性不仅要为“悦己者容”,更要为“悦己”而容。在此意义上,《金瓶梅》与《红楼梦》不约而同地将女性作为表现“香”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深化,呈现出一种同向的进步。

《金瓶梅》的用香表达了鲜明的女性主题,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针对女性而设计,本质上仍是以家庭及男性主人公为中心对象的。在兰陵笑笑生笔下,人们一度沉迷于酒色食欲所营造的浮夸气味之中,香不可避免地各类俗味混杂,进而呈现出艳俗、暴露等特点。而后,《红楼梦》作为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承继并发展了前代经典的部分手法及内容。曹雪芹笔下,部分“香”描写刻意偏离全书轨道,如秦可卿之房陈设浮夸、香气俗艳,似有《金瓶梅》中“爱月轩”的影子。有时一些香物也被用来充当情节发展的工具,如第十四回贾琏向尤二姐讨要槟榔,还特意捡了荷包内吃剩的半颗以此表意,两人借机眉目传情、都有意了;第七十三回傻大姐捡到绣春囊,图案淫秽,后更扯出司棋私会情人一案,下场惨然。这些描写借用原本香身、装饰之物牵扯出一系列丑事,一步步掀开了掩在贾府外部的遮羞面纱,此高门大户内部的堕落风气这才一览无余。这些正是二书写“香”的共通之处。当然,《红楼梦》中虽然偶有淫俗香气,但绝非主旨。全书通篇以女儿香为主,气味大多温和、雅致,与环境、人物形成对应。太虚幻境不仅仙花馥郁,异草芬芳,更弥漫着来自“群芳髓”的一缕幽香,这种由“诸名山胜境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③所制的香与此处众仙子“出尘绝世”的形象相符,表现为一种群体香气。大观园作为太虚幻境的投影,同样被打造成了一个花草掩映,满布异香的世界,主要女性角色生活其中,散发着个性芳香。相比花香、薰香等外在的氛围型、补充型气味,《红楼梦》更加看重源于内在本身的香气,并以此来凸显人物天然独特的气质。第八回宝玉靠近宝钗时闻见一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这是来自压抑热毒的“冷香丸”;第十九回,宝玉“只闻见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④,这股奇香即回目所言“玉生香”,一语双关,别开生面。曹雪芹以隐喻手法来精心塑造红楼女性,无怪她们的形象能够在古代文学人物画廊中脱颖而出,经久不衰。

(三) 用香风格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双峰并峙的两部作品,《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各有千秋。相比之下,兰陵笑笑生是把香并入市井生活,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冲击;曹雪芹则将香散入贵族之家,提高阅

①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 [M]. 梅节,校注. 台北:里仁书局,2020:1620.

②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393.

③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0.

④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25.

读的审美享受。就小说的发展而言,前者用香处处为后者提供文学创作的灵感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站在作品风格这一角度,二者对“香”选择明确体现了明清小说由写“欲”到绘“情”的转变。

在氛围感的营造上,“香”满载着现实社会中市井俗民直白浅露的渴望,从口腹之欲到情爱欲求,展现了理智沉迷时欲望的无度泛滥。书中花草盆景彰显富贵、香茶美酒传递情意、珍物香料联通人脉、胡僧媚药直指情色。西门家的生活全方位地沾染了时代的特殊气息,其由盛及衰的过程也通过各种香气而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之中。相比之下,《红楼梦》则基本跳脱出了对浅层的肉欲、物欲等做探讨的思维圈子,进阶到更具哲理的层次,表现出对人性深层情感的追问。有时作者以“由香入梦”的方式来连接不同的氛围场域,通过模糊的梦境来投射人物内在的心灵变化。如秦可卿房“细细的甜香”帮助宝玉进入太虚幻境并获知了命运的预言;有时也用香来营造人物之间的特殊氛围,如沁芳匣桃花底下宝黛共读《西厢》,作品辞藻警人、余香满口,为二人建起一个独处的屏障,短暂地逃离俗事纷扰与人情喧嚣。

在审美选择上,虽然二者香描写的具体内容有较多重合,但在品味上则有明显差异。《金瓶梅》是女人香与俗香,不仅生活用香紧紧围绕“酒色食欲”,公私场合无有区分,用香混杂,就连诗词里的“香”也多关联淫词艳曲,是以审丑为原则的暴露叙事。兰陵笑笑生以真切的笔触来表现香,不刻意进行美化修饰,展现出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红楼梦》则以女儿香和雅香为主,对《金瓶梅》中大量出现过的春药等物更是不屑涉及,作者有意识地在回避一些较为敏感的词汇及问题,把握住了全书“含蓄”的风格偏好,用香来营造典雅的文学风貌,是顺向视野下的美学表达。《金瓶梅》与《红楼梦》各自成为小说史写“香”的转折点,《金瓶梅》是世情小说大量写香的先锋,在它之前还没有作品如此细密地穿插香气、香事;《红楼梦》则是世情小说写香个案的巅峰,文学之香最终在《红楼梦》中获得了完美呈现。

在用语重点上,虽然两书都将“香”贯穿始终,但各自联系和突显的内容实有不同。《金瓶梅》侧重把“香”与人物行为相联系,如西门庆烧香疤、吴月娘烧夜香等,主要是通过具体用香来辅助刻画人物的性格侧面。《红楼梦》则侧重把“香”与人物本身相联系,如秦可卿的甜香、王熙凤的辛香、薛宝钗的冷香、林黛玉的奇香以及贾宝玉的暖香等,将人物的性格特点与随身香味完美融合,具有独特的指代性含义。二是《金瓶梅》话语所营构的大多是悬浮、虚无、浮夸的香气,运用大面积的铺排来营造笼统的氛围香气,但缺少留白与想象的美感;《红楼梦》则侧重夸赞情真、灵空的香,如宝玉祭金钏儿以及悲晴雯时对香料、器皿、环境等都有着较高要求,断不肯以落俗的香来敬奠逝者,更具含蓄之美。

综上,《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其“香”描写体量大、涵盖广,既塑造人物、推演情节,又营造气氛、深化主旨,在叙事意象选择、语言风格及审美意蕴等方面对后世小说有一定的启发。《红楼梦》的香描写就较多地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从又一个侧面佐证了毛泽东关于“《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①的著名论断。

The Narrative Exploration of “Incense” in The Golden Lotus

SHI Xiaojun; TIAN Xian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32)

Abstract: Incense is a typical functional image in The Golden Lotus, with rich usages such as ornaments, fumigation, food, medicine and religious sacrifice. The author carefully selected fragrances and perfumes to describe daily life and record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indulging in pleas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oven story plots and portrayed characters, which enhanced the diachronic and realistic sense of the book. The narrative of incense is found extensively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after The Golden Lotus, which produces an effect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later novels.

Key words: The Golden Lotus; secular novels; narrative of incense; narrative intention

(责任编辑:杨云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历史巨人毛泽东画传: 第5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65.